LIBRARY
NOV 10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463
Z6C58
v.8

[redacted]

駁呂留良四書講義

下孟下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章

呂留良云先單說義次兼說仁義便是告子仁內義外根苗陳定宇以爲脫一仁字猶顢頇在　又云先說義後說仁義告子意中先有義外論頭在故其爲字亦指義字居多

告子之論。每因辯屈而小變其說。其始以仁義猶桮棬。是并仁與義皆以爲非性而外之。未必先有仁內義外論頭在胸中也。義猶桮棬之語。陳定宇以爲義上脫一仁字。林次崖以爲只一義字該了仁字。二說皆通。故下

文徑接以人性爲仁義。詞意並無軒輊。留良謂爲字指義字居多。亦穿鑿之見也。

呂留良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只是仁義告子歧而二之便不是然其以杞柳桮棬爲喻而輕輕下一爲字亦自包裹得好孟子從爲字中抉出戕賊二字便覺罅漏百出不攻而自潰

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留良改爲纔說性只是仁義。其意本謂仁義即是性。不容歧而爲二。不知程子此論。葢言成性以後。此理落在氣質中。便已不是本來天命之性也。今改便已不是性句爲只是仁義。是以仁義爲氣質之性。而非本來之性

也。不通甚矣。即此可見留良於先儒語。一毫不懂。只是信口摭拾耳。至云告子以杞柳桮棬爲喻。輕輕下一爲字。自包裹得好。又何曲爲告子回護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章

呂留良云水非可以指性也水之必下者其性也人非可以指性也人之必善者其性也若但以水言以人言則水有多少水人有多少人豈復有定體哉

留良謂水有多少水。人有多少人。無復定體。甚不可解。孟子明言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則水有多少水。而無有不下者。水之定體也。人有多少人。而無有不善者。

人之定體也。若謂以水言以人言便無定體。是即告子水無分於東西。人無分於善不善之說也。謬乎不謬乎。

呂留良云告子屢說譬喻以言性即佛老家之寓言閃爍支離不可方物其實皆遁詞耳儒者只與格物窮理則終無遁處孟子知言本領在此程朱闢佛只與論迹迹從何來亦此意也告子先不識杞柳湍水馬炙等物之理知何識性孟子知性知天其於知言也何有方知杞柳湍水馬炙之理皆吾性所有以格物窮理爲鶩外此所謂義外也伯安若善格竹子竹子亦未必不可以言道其不識良知先不識竹子耳

告子屢說譬喻。故孟子亦就譬喻上剖析指點以釋其蔽。至格物窮理。知性知天本領。更不及與之細說。呂留良乃以杞柳湍水馬炙之喻。指爲格物窮理之實。謬矣。

況儒者格物。固在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而非著意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若以杞柳湍水馬灸等物之理。爲吾性所有。必細細格到。方能識性。此正朱子所訶炊沙而欲其成飯者也。憒憒乃爾。何以闢陽明哉。

告子曰生之謂性章

呂留良云有謂天下莫尊於同莫賤於異天地萬物盡同也曰孟子道性善正爲同然耳犬牛與人性有同有不同正爲生中有不同耳

朱子嘗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必兼看此兩層。方見人物

之異同處。今云犬牛與人性有同有不同。正爲生中有不同。是但說得氣之不同一邊。而未說到理之不同也。集註明云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豈僅生之不同云爾哉。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章

呂留良云彼將日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此正如禪家殺活縱奪句同中有異不離故處已過千灘祇是一箇主賓有時一喝只作一喝用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分明只在轉機處薦取耳此可以得言語之妙

聖賢講求義理。總歸著實。不徒以言語妙天下也。此處

兩箇在位故也。推行出因時制宜之意。見得義理精微。都在此心權度上取。正與禪家儱侗恍惚之見截然如晝夜之相反。留良欲以聖賢精義等於釋氏機鋒。此種謬論。迷誤後人不少。

呂留良云異端之學至後世而益精且如告子子焉必以義爲外若在後人自有神通作用即以爲義內有何不可但推究到根源處則仍外耳公都子行吾敬并飲湯飲水之喻固已得其崖畧然使孟季子更下一轉語恐其說又不能不爲之絀也要之公都子孟季子於兩家之理各未能見得透徹只好依樣葫蘆互相酬答一著駁難便覺隔閡所謂蝦蟇禪只一跳耳

義內之說。只公都子行吾敬三字。便已包括無遺。孟季

子所以復紛紛辯詰者。緣不能細心理會耳。若能反求諸心。體認實際。更有何語可辨。不待飲湯飲水之喻。而後足以通其蔽也。呂留良以爲二子所見各未透徹。可謂黑白不分矣。且謂孟季子更下一轉語。當紬公都子之說。尤爲謬妄。

○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章

呂留良云從來小人之排君子異端之詆正學每至萬不可假借萬無可訾議處必以一僞字了之此蘇軾孔文仲之於伊川余嘉沈繼祖之於考亭而佛老於仁義道德之說皆是也非由外鑠我也一句逆被孟子道破遂令告子喙長三尺

釋氏明心見性。而譏儒家爲理障。障從外來。畧有似乎外鑠之意。至小人之詆君子爲僞學。則非其倫也。小人之言曰。道學之人。若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之曰僞學。是其意非以道學爲僞。特謂君子之僞爲道學耳。此與外鑠之說。有何干涉。

呂留良云諸說之非總只在物上起見謂物即是則如後世金谿姚江皆主此說孔孟却以則爲主有物有則明分兩件有物必有則歸併一件歸於則不歸於物也則在物之先物之上但離物則則亦不見耳孟子引此以証其即情驗性之說重在必有故好四字

陸象山曰。吾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

能思。手足能運動。更要甚存誠持敬。王陽明曰。那能視聽言動底便是性。便是天理。此即呂留良所指金谿姚江皆謂即物是則者也。不知二家之爲是言者。特自言其虛靈知覺之妙。全欲以此弄精神。認本來面目。非但舉則而遺之。直將併物而棄之矣。故陸象山以爲心不可泊一事。王陽明以爲致知格物。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今留良謂其只在物上起見。又謂重在物。是究未能勘破陸王底蘊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章

呂留良云心正不同心之理義則同此正儒釋之辨

儒者言心。釋氏亦言心。儒者之心。仁義禮智之心也。合理義而言也。釋氏之心。知覺之心也。離理義而言也。此爲儒釋之別。若但云心不同。而心之理義同。何以分別儒釋耶。

呂留良云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鐵板註脚程子分解二字如此正爲兩箇也字破疑耳其實止是一串故急接語云體用之謂也若呆煞分看便是告子義外又云禮也義也兩也字不混聖學只是分明異端只要籠統

據其前說。則謂兩箇也字。分看不得。分看便是告子之

義外。據其後說。又謂兩箇也字混看不得。混看卽爲異端之籠統。卽此數語。知其誕謾詭變。一味欺人。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章

呂留良云氣字千古惟孟子發明而氣之生於息見乎平旦於此章尤精氣根於理理根於心惟主靜而理與心一氣之用自行此周子之圖說卽從孟子息字得宗也

朱子明說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平旦之氣自是氣。然則息字。並不指氣而言也。至於主靜之說。朱子但說主靜看夜氣一章可見。此不過以夜氣之淸明湛一。指點靜虛之體。非謂聖人之主靜立極。專藉乎氣之滋息。如

陸象山所謂浸灌培植。曰深日固。而後爲得力也。呂留良妄謂太極圖說。從一息字得宗。何異捫籥扣槃之見

呂留良云心之形質無出入其理體亦無出入其可以出入言者乃運乎形質而載乎理體之活物惟其活故有存亡出入存亡出入卽生乎操舍其爲物原無出入也孟子通章所指皆仁義之心無出入者也孔子所指却只是單心字孟子借以証其不可不養重在操舍字要之心存則仁義存亦初非二物也若只重神明不測之體言便易陸禪宗去　又云孟子引孔子之言以見心之易放而難守欲人用力養之耳其實孔子之言心與孟子心字微有不同孟子言仁義之心指本然之良者卽堯舜之所謂道心也孔子單說心之爲物最活變不測惟活變不測故有人心道心之殊存亡出入已指人心之危矣其理雖一而所言各有指不得混過　又云程子論出入二字故日以操舍言然此四句總言心之活變難把捉以

儆人不可不操耳以心之自然上論爲正不必粘煞操舍也無時與莫知其鄉平看若側串講似因無時故莫知其鄉多一轉矣

朱子所謂心是箇活物不過狀其恍惚無常易放難守既言心自卽指仁義之心非仁義之心而外另有一種空虛活潑之心憑吾操舍也心固無出入放而在外卽是出斂而在內卽是入放而在外者逐於物欲者也斂而在內者主乎義理者也故朱子謂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然則操舍存亡正指良心言之安得云仁義之心無

出入而別求所謂活變不測者以驗其出入耶至所謂
道心人心之分尤為舛謬朱子曰操而存則義理明而
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自人心而收
回便是道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此數語何等切
實曉暢若如留良言是舍亡者人心而操存者亦人心
也謬乎不謬乎操之為道程子謂敬以直內朱子謂主
一無適非禮不動則中有主而心自存蓋此節操字正
是上文養字緊要用力處若以孔子之言只在心之自
然上論不必粘定操舍與孟子引証不可不養之意全

無關合。此併語意而失之矣。無時與莫知其鄉。或問謂不能操而存之。則其出而逐物於外。與其偶存於內者。皆恍惚無常。莫知其定處。是兩句側串。本朱子之意。乃反謂其多一轉折。又何其膠固不通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章

呂留良云自本心喪失但爲利欲所驅使爲境遇所遷移萬鍾非人行乞亦非人也忽然萬鍾便講作用忽然行乞又仍講禮義此等人世上正復不少胸中總舍箇萬鍾不得耳彼赫奕者無論已一輩貌取禮義之徒退入高隱即於高隱求萬鍾退入佛老即於佛老求萬鍾退入理學即於理學求萬鍾退入方技即於方技求萬鍾尤爲失心之甚者也　又云譏訶笑罵世人儘尖酸明白不知到自身上便全不照管

心口相違前後異狀即以問其人亦自不可解此不可解處即孟子所謂可已而失本心者也五鼓寒鐘一炊熱夢念此更應猛省

此於書旨全無關涉。一味肆口謾罵。卻不知其句句自作供招也。彼試劣等後。便托高隱。剽竊儒先爲理學。談空說有。喜新好異。其實蠅營狗苟。算及錙銖。祇以求萬鍾而已矣。居然講禮義。講作用。鄙夷流輩。譏訶千古。尖酸惡薄。人不能堪。而於自己身上。全不照管。此所謂失其本心者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章

呂留良云心統性情心之出入存亡氣之靈也而所統之妙與之俱爲存亡故放心者所統之仁義放也求放心者求心之所統也心存則所統者俱存是氣與理一也所以完其爲仁人心也心放則氣離理而自行故必用學問之道正以理收之養之使復爲一也異端亦自求心但舍事理以爲求則其所求者止氣之靈而已故不可以窮衆理應萬事自聖人觀之雖妙明圓淨如如不動真常流注皆放心也故而已矣三字緊根學問之道講若謂只要求心解得更不須學問便是臨濟曹洞金谿新會姚江之邪說與聖人之旨

悖矣

陳定宇曰。仁者人之本心。本心存則爲仁。放則非仁。故求放心即所以求仁也。此說何等直截。呂留良乃迂其說。以爲求放心者。求心之所統也。心所統者性情。謂求

性求情可乎。且心以氣言則爲知覺。以理言則爲仁義
仁義純乎道心。知覺則兼乎人心。故存亡出入因之。朱
子所謂靜時昏。動時擾亂。便是放了。留良乃謂心之出
入存亡是氣之靈。將謂入者靈而出者亦靈乎。存者靈
而亡者亦靈乎。又謂所統之妙與之俱爲存亡。靈與妙
强爲分別。以靈說氣。以妙說理。尚謂不雜於異學乎。朱
子曰。求放心不是在外面求得箇放心來。只是求時便
在。留良乃謂以理收之養之。使復爲一。則心在身外。理
又在心外矣。

呂留良云放心者心之仁放失也求放心者以學問求之也故曰學問之道無他心便指仁求便指學問言人爲求放心故有事學問而學問之道總所以求放心而已此一節惟勉齋發明最詳或謂註中云志氣清明義理昭著恐只是收攝得此心乃可以求仁否曰此却犯朱子所謂以一心求一心也我欲仁斯仁至只求底便是若謂先存此心以求仁則已分爲兩物矣又何以云仁人心也哉此正繫聖學與異學分界處總緣於學問外另有一箇求字工夫卽納入學問內說亦另有一節求字工夫如此則學問與心全無膠粘有亦得無亦得不道心與仁早無膠粘有仁亦得無仁亦得只心不走作便是却是蹉了路頭也蓋人但知心與仁分離不得不知仁與學問原分離不得離了學問便收得心入來無處安頓亦必走作也且如人言只收攝此心爲主則原不消學問得叅禪坐功皆可悟本體一著學問反生障礙矣然其所弄之猢猻便守到臘月三十終無用處程子所謂與一錢而亂及金谿姚江之徒一悟之後凶德敗行

靡所不爲惟其求非學問之求故其所存之心亦非仁義之心也且求放心孟子開示學問之要學問之實不是說到盡無他而已矣歸本之辭不是極盡之辭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可知學問於求放心上正好做去不是求放心便休

朱子曰求其放心須是心中明盡萬理方可不然只空守此心如何用得饒雙峯亦云若把求放心做收攝精神不令昏放則說從知覺上去恐與仁人心也不相接以此質之黃勉齋而勉齋謂此章三箇心字皆是指仁而言也陳清瀾學蔀通辨復力闢象山靜坐收拾精神之論留良剽襲諸說乃謂離了學問便收得心入來無

處安頓亦必走作則與諸說河漢矣離却學問如何求得放心入來果求而入來矣又何患無安頓處乎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總是一箇心操便是存舍便是亡非別有一物硬捉來安頓在一處也學問以求放心只是從事於學問而心自不放所謂復其不善之動者如留良言是將學問去籠絡那放心而安頓其中然後不至走作也有此理乎至若異端所謂心只是知覺之靈氣正以無著爲圓妙安頓之說即彼所謂墮落障礙也留良不惟不知吾儒所言心究何嘗知異端所謂心哉又

云求放心是孟子開示學問之要。學問正好於求放心上做去。不是求放心便休。此謬之又謬也。朱子曰。學問皆所以求放心。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而已。蓋學問有實事。求放心却無實位。學問到精密處。則人欲自然清淨。天理自然純全。故曰無他。曰而已矣。謂舍學問。別無求放心之法。求放心之外。亦別無學問之道也。如留良說。是謂求放心不過學問之一端耳。與前所云學問總以求放心之說。不相矛盾乎。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章

呂留良云耳目之官不思與心之官則思兩句緊相照故思字與耳目一段對不與心字對也人皆說成能思則得其心失其義矣得之謂得事物之理非得心之官也下兩句只解心之官一句見其爲大體耳艾千子云心之官則思此有人心在內思則得之則皆道心心之官對耳目言思則得之乃先立乎其大也坐誤看得之意致生謬解也朱子曰心之官則思固是原有此思只恃其有此任他如何却不得須是去思方得其所思若不思却倒把不是做是是底却做不是邪思雜慮順他做去却害事觀此則兩思字不同之義了然矣蓋下文先立立字即此第二箇思字也

耳目之官二段。是辨別小體之不可從而大體之當從也。耳目以視聽爲職而不能思。所以易蔽於物。此小體之不可從也。心則能思而以思爲職所以得事物之理。

而物不能蔽若心能思而不思則亦奪於耳目之欲而物得以蔽之矣此大體之當從而先立之爲要也孟子語意本自顯然呂留良乃引朱子之說而謂兩思字有不同之義不知朱子之意是謂心以思爲職須是去思方得之若不思則是非瞀亂而邪思雜慮得以競進豈不害事此明以不思爲邪思所中非謂上一箇思字中並有邪思在內也今謂兩思字有不同是仍惑於艾千子人心道心之論與思則得其心之說同一悖謬矣

呂留良云孟子爲邪說以理義爲外故其立言每直指本體示人固有處多而不及工夫如放心章之求

字身體二章之養字此章之立字皆懸空說在三字中緫有工夫非前後際斷空洞森羅之爲立也象山以先立其大爲宗旨所謂立立其所立非孟子之所謂立也孟子之立欲得其能思之職如象山論乃不立其大耳先立乎大者不外能思　又云孟子嘗羣言淆亂人心陷溺時故其所言大約辨醒是非處多實指工夫處少故其語空懸易爲外道所假借陸子靜亦指此何爲註腳却是改頭換面之術耳如此節講先立大者是甚卓越然大者如何便立却未及詳示不是他不說無暇說至也七篇中大約如是或謂說立便是工夫此陽明本體即工夫耶說也或謂如是則當於立字中講出實功曰孟子不曾說得如何代爲補然則畢竟如何曰孟子以孔子子思爲宗者也看孔思所說工夫即得之矣不是不可補須補得眞是孟子意中工夫爲難耳

註云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是立而後能思非即

以思爲立也。留艮云。先立乎大者。不外能思。是明與註背矣。或問辨尹氏思而得之立乎其大之說。爲失其序。又答張敬夫書云。據今所解。全不曾提掇立字。而只以思爲主。心不立而徒思。吾未見其可也。按此。則工夫全在立字內。留艮乃謂以立爲工夫。此陽明本體卽工夫之邪說。是非闢陽明直闢孟子之說也。孟子言存心言養性言寡欲言學問以求放心。何嘗不說工夫。陸王之學。只是體認此心差了。故其工夫亦只講到寂照一邊去。非闢孟子。空懸其說。而爲外道所假借也。卽孔子子

思所論實在工夫處彼又何嘗不改頭換面而別爲一說乎。

孟子曰有天爵者章

呂留良云孟子此章大段爲有人爵者言令其猛省而求爵者已在裏許看末節惑之甚字及終必亡句自見故註中補個已惑矣最宜熟味古人始終只是一箇修天爵從字極輕初非古人意也今人始終只是一箇要人爵修字亦極輕其所修亦非古人之修也若謂孟子有以人爵歆動今人意則修天爵以要人爵者與古人又何別耶　又云見處纔落時命作用便看此章書理不徹末節曰要曰棄前半截如此後半截如彼人道是兩截人我道原是一截由後半截看來知他前半截已不好了也故讀書人終身志節全在初上學時立心便須端的不然才入名土下稍頭都靠文字不著便是要棄必亡榜樣

今人與古人同是修其天爵而修字中早有純雜之不同至於始修而終棄則是以人爵之得失爲天爵之去留其惑益甚矣須知兩半截均有不是處若必歸重前半截以修字爲棄字病根雖亦原情定罪之論然朱子有云彼直棄而不修者又將何以處之耶故知立論貴乎持平一偏則失之矣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章

呂留良云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此言大誤後生疾没世而名不稱三代豈不好名所好者所以名之實耳三代下之好名但在聲華榮利上起見正與古之好名相反其所謂名止就當世權貴與一時市乞嘖

嘖以爲快意不知此正古人之所鄙恥而痛惡者
一好此名終身墮落坑塹雖有作爲只如無有矣

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此亦以名之可好而引人從事於實也。但與疾沒世而名不稱者用心有別耳。彼因名以考實。而意固不在名也。此緣實以求名。而意不專務實也。然所好之名。亦從實字生根。非全無實之虛名也。若徒在聲華榮利上戀戀不舍。則卑汚苟賤。敗節喪名。莫此爲甚。又何自而有可好之名耶。以當世權貴與一時市乞嘖嘖爲快意。此呂留良之所謂好名。而非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之說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章

呂留良云熟字原從美字中轉出看註中恃其美與爲他道之有成兩路夾攙出熟之只在這條路上做去便是至美連熟字亦有名象無程期故曰熟之而巳矣不曰熟而巳矣此便是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數句道理都包在之而巳矣四虛字中

又云熟下著箇之字則熟字是用力字非功候字也自始至終由淺及深都是熟之中事亦不僅末後一著也只此二字中便見必有事焉心勿忘勿助長直到鳶飛魚躍活潑潑地道理具在

仁謂種之美。熟之指爲仁之功。曰夫仁自當曰熟之。文義則然。若孟子當日曰。夫爲仁亦在乎熟而巳矣。亦無不可。留良乃強生異議。所謂曲學多辨。使學者做精神

於無益甚無謂也。熟下著箇之字。用力與功候都兼在內。求所以熟之是用力。必至於熟而後巳。便是功候。但言用力於熟字義亦未全。又云自始至終。由淺及深。都是熟之中事。則與不言功候之說。亦自相矛盾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章

呂留良云貧士不辰誰非困苦者然其所志只躁進弋獲美官多錢蠅營狗苟至老死而不悟人以爲伏櫪壯心吾以爲反駒逐臭耳五品四維從頭不識到底又何曾動忍增益乎　又云自古窮愁悲憤至不堪之處多蹉脚走入差路去此二氏之所以日盛而人道之憂也他也道是大事因緣眞仙法器儼然自以爲大任而不知此正被大任苦勞五句壓倒而自入於禽獸非類之道中庸所謂傾者覆之耳發揮處

要分晉以後陽儒而陰入
二氏之說者如蟄蟲聞雷

舜以下諸人。非是天生安逸。便無成就。只是天下事事物物。許多險阻曲折。必從經歷體驗過來。方能知之明而處之當。故程子以爲若要熟。也須從這裡過。張子亦云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此中天人相與之故。煞甚親切。至若秀才之窮愁感憤。二氏之苦行眞修。與此有何交涉。而嘵嘵醜詆。亦大無謂矣。

孟子曰盡其心者章

呂留良云三節各分知行說然大學言物格知至畢竟知性是始事中庸言天地位萬物育畢竟立命是

終事

首節是知一邊事。次節是行一邊事。末節是知之至而行之盡。集註剖劃分明。今云三節各分知行說。此何解也。且大學以致知格物爲始。而終極於明新至善之歸。中庸以爲己謹獨爲始。而終極於中和位育之盛。是大學中庸各有始終也。今以大學言格致。中庸言位育。別知性立命之始終。謬甚。

呂留良云將性字看錯在本體原頭去語意遂多雜和下節不道性字只作理字解知性只在零星處說又知天卽在知性裏盡心却在知天後與下節不同若竟以知天作極頭不找出盡心來則見地不透

留良謂性字只作理字解。知性只在零星處說。是已。至於知天一層。不在盡心知性之外。天爲理所從出。既已究極事物之理。全體通徹。則理所從出。自一以貫之矣。言心言性而歸之於天者。程子所謂極本窮源之論是也。故此節宜趨重知天。方與下二節事天立命。文法相屬。義理相貫。集註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然則窮理以知天爲極。安得截斷盡心在知天之後乎。呂留良之爲此說者。蓋由泥看語類知性知天則能盡其心之說也。不知語類所云。特恐人誤以盡心二字說入

空際。故指知性知天以實之。即如答黃敬之所謂性。是
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箇甚。亦此意也。若泥其辭
必欲於知天後找出盡心。則語意夌亂。理亦隔閡矣。
呂留良云知性是物格盡心是知至故盡字大知字
零星若要從無物處恍然悟得本體此却是直指人
心見性成佛之說程子所謂吾儒本天釋氏本心正
指此也性即理也天即理也不曰心即理也故恍然
無物謂心體則可貼知性則非　又云心是活物惟
其虛靈故能具性情亦惟其具性情之德故其虛靈
直肖天體釋氏只取虛靈不昧者爲本體達摩所云
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八字即此是佛性故羅整菴謂
其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其實連心都不是他只見得
活處不曾見得極處便與天體不相合下面都無用
故必知性知天則見得極處方是能盡其心若楊簡
之言下忽省此心詹阜民之下樓忽覺澄瑩王守仁

之龍場恍若有悟皆止見釋氏之妙圓空寂而非聖賢之所謂心亦只到得他覺字悟字而非聖賢之所謂知與盡也故此節知天只在知性裏若倒說在盡心後便天在心外失其所謂心矣

朱子謂盡其心。只是窮盡其在心之理耳。又謂不可盡者心之事。可盡者心之理。此節說心處正不得撇却理字。留良乃以恍然無物爲心體。何以異於釋氏妙圓空寂之說乎。且云釋氏只見得活處不會見得極處所謂極處者物理之極處也若以無物言心則虛空杳渺。又何所極耶。又云知天只在知性裏說若倒說在盡心後。便天在心外。失其所謂心矣。夫天者理之所出盡心知

性則天不外是即謂盡心知性而後知天亦並不爲倒說倘心之全體未能盡而欲於理之本原冥探默索不轉墮於釋氏憑空覺悟之見乎

呂留良云或問禪學亦言見性不只說心曰聖人之所謂性指健順五常日用事物之理而言禪學之所謂性則指其虛無中妙明圓淨者而言總要打破事理乃得與其所謂心仍是一樣非吾所謂性也後來陽儒陰釋所稱知主靜艮知知本愼獨等皆名是而實非同是此術陸子靜謂儒釋差處止是義利之間朱子曰此猶是第二著吾儒說萬理皆實佛說萬理皆空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別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知是識何心是見何性按此知吾儒惟知其萬理皆實故能誠敬以存養之禪學惟知萬理皆空故猖狂無忌憚下稍一切無用直敢說諸天供事世尊以喻天小於心此惟不知性故心亦放失如此

留良反復辨論釋氏明心見性之說亦從朱子語錄撫拾得來。朱子曰。盡知存養吾儒釋氏相似而不同。只是他所存所養所知所盡處道理皆不是如吾儒盡心。只是盡君臣父子等心。便見有是理。性卽是理也。如釋氏所謂盡心知性。皆歸於空虛。其所存養。却是閉眉合眼全不理會道理。又答胡季隨書云。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却不曾仔細見得眞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的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

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眞耳。此二條。何等簡淨周匝。
一經呂留良蔓衍。便覺辭句喧雜。而本意轉晦矣。

呂留良云三知字微有別知性固指知之無不盡而言然第一個知字中具有格物工夫在到第二個知性則純指工夫全備時所謂物格也第三個知字乃是盡頭處所謂知至也

蒙引曰。用功之言。只可作推本說。若本文知性。亦是舉成功者說。故集註云。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觀此則第一箇知字。亦不必屬工夫說。要之推本其用功處。則知性自在盡心之先。及其成功之時。則盡心知性知天。皆一時事。而無淺深階級之可言。留良妄加分晰。

支離穿鑿。迷誤後學不少。

呂留良云存養得一分事得一分存養得十分事得十分不必到存養自然後方爲事天養性固在存心下然亦是存得此心便養得此性非謂存時粗淺到養纔精深也

存心養性。有合成一串者。有分爲兩開者。如謂存得父子之心。方養得仁之性。存得君臣之心。方養得義之性。此串說也。如謂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然。此開說也。要之惟心具性固非二物。而心以神明言。性以理言。神明貴操而不舍。故言存。理貴順而不害。故言養。道理自歸一串。而工夫

仍當兩分。若如留良所云存得此心。便養得此性。則但言存心足矣。何必復言養性乎。

呂留良云立命即下章所謂順受其正也。非謂自我作主不由造物。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能知生即知死。能事人即事鬼。於日用云爲盡合天理。此之謂立命。惟其不以生死爲事。故曰殀壽不貳也。釋氏但以生死爲事。故求脫離生死。一生精神工力。都用在臘月三十日。只怕猢猻走却。直向瞎驢邊滅。便道是佛性不毀。以聖賢觀之。乃其所謂弄精魂也。秀才見識低汚。看得生死事大。已落在他脚底。業已爲壽殀所貳。何處得有立命來。

細玩白文及集註。此命字。自應從新安陳氏兼理與氣言。事事盡其在我。如西銘所謂不愧屋漏。爲無忝。此以

理言也。禍福死生。順受其正。如西銘所謂勇於從而順令。此以氣言也。惟盡其在我。乃能順受其正。亦惟不惑於死生禍福。乃能盡其在我。理與氣原不相離。蒙存專主理說固非。留良專主氣說亦偏。至謂聖賢立命之學。與釋氏異處。只在不以生死爲事。則殀壽不貳一句。便已該却立命道理。又何用修身以俟之乎。朱子曰。旣不以殀壽貳其心。又須修身以俟。方能立命。不以殀壽動心。一向亂做又不可。此卽所謂智而不仁。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者也。又何從得有立命之學來。困勉錄

亦謂夭壽不貳而不能修身者有二。一則雖識得破。却不能放下。一則既識破。便一切放下。蕩然自肆。如莊周之類。然則不以生死爲事者。亦未必不同於釋氏。留良所論。殊未確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章

呂留良云王者是三王人說得太高遠做成無懷葛天世界非對霸者之言矣漢治尊黃老正是雜霸豈復有皡皡景象乎黃老申韓自是一氣此等處須辨得分明　又云昔人有游海上乘風至一所有巨山當前林木蓊鬱因繫舟其下將登覽焉已而覺山微動遽爲解纜山旋淪没須臾狂飈大作遥見此山出没風濤之中視之乃大魚也背積沙土久之生叢箐耳葢此魚已瞬息千年矣皥皥之意當以此會之

孟子所言王者。兼帝世在內。不必專指三代。觀集註耕田鑿井。輔翼自得等語可見。呂留良以爲說得高遠。轉近黃老。雜霸之治。此說非也。王霸辨處。在有心與無心之間。存疑云。霸者有心於民感。故其民感之。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是也。王者無心於民感。故其民忘之。易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是也。不怨不庸不知爲之。正形容出皞皞景象。此中自有一道同風實際在。留良乃爲海上巨魚之說。欲人會心於杳冥恍惚之地。怪誕不經甚矣。

呂留良云前稱王者末節換君子君子者聖人之通
稱兼有位無位而言如孔子綏之斯來云云是也總
見王道之妙如此得此道
即君子也其功用亦如此

君子即是王者。孔子之綏來動和。亦自得邦家而言。豈
謂聖人不得位。便有此綏來動和之功用乎。留良以君
子爲聖人之通稱。兼有位無位而言。謬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呂留良云通章關鍵在及其二字二字之前二字之
後混作一件不得打作兩橛又不得　又云及其是
同合語不是分界語　又云
及其兩句須倒縮不是提注

易曰。寂然不動。即此章上半截意。曰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即此章下半截意。一靜一動。界限分明。何不可分而爲兩。又如何得混而爲一耶。留良又云。及其二字。是回合語。此四句須倒縮。如此。則是此章贊舜。全重在上半截。即下半截言感動之速。亦必歸到感而仍寂上。乃得回合倒縮之意。此襲說叢語。而不知非此章正旨也。新安陳氏曰。此由感應之用。而推原其未感未應之體。如此。隆龍其云。所謂渾然之中。萬理畢具者。必至下半截露出方妙。與不違如愚章一例。此二說最明切。蓋此章經文從寂說到感。經意則從感推到寂。如論語吾與回

言章重亦足以發。不重不違如愚。知此可破留良之謬。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章

呂留良云窮困無聊人東觸西礙步步逼入斷頭死路饒汝奇才異能到此無復擺布只有怨天尤人耳畧一轉身墮落披毛戴角去亦且顧不得豈知疢疾中境界儘自縱橫自在何故自投坑陷也只是見識低無志氣耳雖然如是且道德慧術智便如何到手須從今日豎起脊骨猛著精神去　又云按此節專在事理上說事理皆是心做人處安常之境則此心便放散了所以於天下事理多有疎漏處惟孤臣孽子處萬難之地處處荆棘處處機阱不得不將此心遍搜聚會起來重要照顧得到其揆度事理每在數層之後如黃河之隄常恐其蟻穴之隙深危如此則其於人情物理世故變態無有不通達者矣每見誠心人處一事非不有所感通然不能四平八穩周匝詳審反不若一老於世故之人處來停當以是知應

天下事理在明不全在誠也人心本明所以
有不通達者只是不將此心逼拶聚會故也
新安陳氏云此章與舜發畎畝章互相發故集註及南軒之說皆引動心忍性以釋此章人茍履憂患之境處孤孽之勢當知天以是玉我於成勿自沮而深自力憂勤惕厲懼以終始庶幾操心危而卒無危慮患深而卒免患而至於達達則有德慧術知而疢疾不能爲吾患矣此最得孟子警發策勵之意若如呂留良所言疢疾中境界儘縱橫自在則近於達人之放曠矣又云須豎起脊骨猛着精神亦不過豪傑之慷慨激昂耳與操危

慮深意何涉。至云次節在事理上說事理皆是心做在明不在誠。尤謬論也。語類云德慧純粹。術知聰明須有樸實工夫方磨得出。是言操心慮患總脫不得一箇誠字。操心危以存心言。德慧所以愈明。慮患深以處事言。術知所以愈周。南軒以爲危故專一而不敢肆。深故精審而不敢忽。專精之至。故於事能通達。此即是誠至而明生之驗。易之明夷曰。利艱貞。惟正其志。故能不失其明也。若謂事理皆由心做。應天下事在明不在誠。則世有處憂患而逞其機械變詐者。又得謂之德慧術知乎。

孟子曰廣土衆民章

呂留良云中天下而立是孟子借大行盡頭語只要襯跌出所性不存句既非實事亦非正位亦非了句須極意張大而還他不盡語氣爲得　又云定字是王者平成當教事非三代下之天下一統太平無事景象也漢唐以來養不成養教不成教制度不成制度事功不成事功此朱子所謂千五百年架漏牽補過了堯舜三王周孔之道未嘗一日行於天地間也然則三代後之太平都是氣化中自然治亂以君子視之憂方大耳何樂之有學者須從此此處見得過道理講定字決不肯混帳下語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乃聖人道濟天下之實事大行之極功言此以明大行之無加於所性耳留良乃云既非實事又非正位殊不可解至謂三代後之太平都

是氣化中自然治亂語尤謬妄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蓋以氣化言之則盛衰升降反復循環雖唐虞三代亦然以人事言之則治亂皆有所從生非有聰明首出之君勤修德政挽回氣化曷以致四海熙皡之盛治耶如留良言是三代以後人君並無有富教之事而但聽其自然坐致太平有是理乎

呂留良云此與其爲氣也相似兩起句文法雖同實義自別上節是所性之分下節是所性之蘊彊畛截然

此兩節皆言君子所性只是一虛一實並無兩意與動

心章兩箇其爲氣也。分體段養成兩層看者。迥然不同。留良乃謂上節是所性之分。下節是所性之蘊。疆界截然。試問所性之蘊。在分以外乎。所性之分。又離却仁義禮智而別有天賦之定分乎。此節註云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全體卽仁義禮智之謂。下節註云。上言所性之分。此乃言其蘊。是所謂蘊者卽分中之所蘊也。留良必欲劃作兩開。豈朱註亦茫乎不解耶。

孟子曰易其田疇章

呂留良云兩其字指民兩之字卽指富

兩之字謂所食所用之物也。留良乃云即指富字。無論文義不可通。且如此。則必待使富之後始教以食時用禮也。未富時。將聽其漫無撙節乎。

呂留良云或云孟子不言功利此却言富言財當有分曉予謂只在可使富與財不勝用二句著眼便似言功利若向易薄四句著眼正見孟子行仁眞實本領與功利家天懸地隔何須更用分曉乎惟其政爲仁政故其富足亦是仁治中之富足民心之仁厚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聖人只欲民遂其生此便是仁字根源故其經制不求富而民已富不爲財而財已足所以民無不仁若聖人沾沾謀富足財用則上下交征利不仁之甚矣蕭道成爲治十年可使黃金與土同價亦可與聖人使菽粟如水火同語乎

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務農重穀。正是王政先務。何

可與功利二字同年而語乎。留良以爲只在可使富與財不勝用二句著眼。便是言功利。又云若聖人沾沾謀富足財用。則上下交征利。不仁之甚矣。此大謬也。阜財足民乃聖人厚生之政。而所以正民德者亦根於此。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有常產則有常心也。留良不知王政與功利異處。全在公私之分。而僅以言富言財爲近於功利。雖極力剖辨。終亦不見分曉。

呂留良云民富則性良而俗厚此仁字只在菽粟中推論見民富之妙耳非即富是教亦非富不必教也但如水火之求無弗與即便是仁仁字正不得深看方得疊句急口語意此不是說先養後教亦不是說

即養是教只是說治天下重在使民富足富足則恒
心自生仁只是富足之效與里仁仁字相似原是帶
說故不曰民仁矣
而曰焉有不仁也

按此章仁字。陳定宇蔡虛齋皆謂推有餘以濟不足便是仁。蓋緣跟定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說來。即謂菽粟如水火之多。亦如水火之與人不吝也。但集註言禮義生於富足。禮義二字所該甚廣。即以親睦言之。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類。皆是仁字中事。豈止有無相通一節已乎。呂留良云求無弗與。即便是仁。乃沿定宇虛齋之說。而不知其未能該括也。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

呂留良云首節總只言聖人之道大以起下學聖之法與中庸大哉聖人之道三節相似連聖人二字亦是從道字帶來原不爲孔子贊頌也近來紛紛指重孔子又分上兩句在孔子身上語下兩句爲學者身上語都自討支離　又云不曰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道而曰難爲言言所以載道能令人一見屈服每在乎言亦有河伯望若反走嗒然沮喪之意且言者聖人之所輕輕者尚如此況其有更進於是者乎難爲言不是難於摹倣聖人之言只是聖門爲言之淵藪遊其內者自已開口不得耳

首節總言聖道之大。登東山而小魯二句。就本身所處上言其大。觀於海者難爲水二句。就他人所見上言其大。故字緊承上文。聖人自是說孔子。嘗引淺說以爲宣

泛說者非也至中庸大哉聖人之道道字泛指道體而言猶費隱章所謂君子之道此章言聖道之大而有本學者當以漸而進則道字自應貼定聖人身上說與中庸不一類至遊於聖門者難為言乃謂見聖道之大則其小者不足觀非因所見之大遂氣奪神阻而不能言也呂留良乃云聖門為言之淵藪遊其內者自已開口不得直以言字貼遊聖門者身上說謬也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章

呂留良云此正與君子不由不恭參看知其為如是之介必不由不恭正辨其為聖之和非專指其介也

通身只是論和方得宗旨　又云必先有其介而後論易不易今人胸中庸庸憒憒漫無可否且無論其不易亦何處論其易也

其介即於和中看出

雲峰胡氏曰人皆知夷齊之清而不知夷齊之清而有量人皆知柳下惠之和而不知惠之和而不流孔孟之言皆闡幽之意也按此則此章所論與君子不由章意各不同無容牽混蓋介自介不恭自不恭介不介固無關於恭不恭也柳下惠雖以和稱然進不隱賢必以其道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故特表其介以明惠之非一味和今云通身只是論和殊不可曉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章

呂留良云性之非言性亦非性異人也即言性亦非中爲性眞爲性也

朱子。論此章性之性字似稟字。只是合下稟得。合下便得來受用。故與性善之性字。有虛實之分。留良勦襲此意。而云性之非言性。又云即言性。亦非中爲性。眞爲性也。則與朱子之意謬戾矣。夫所謂合下稟得者。即稟得此天命之性也維皇降衷下民。民受之而爲恒性。本無不善。堯舜與塗人。無以異也。但有生而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遂有清濁偏正之分。非復所性之本體。惟堯

舜氣質淸明純粹。故所禀受於天者。渾然繼善之全體。無一毫偏倚駁雜。此所以生知安行。異於湯武之身之也。而謂性之非言性可乎。至若程子所云。纔說性。便已不是性。謂於形氣中說性。已非人生而靜之本體。不能一毫無損。程子此言。正可與堯舜性之之旨。互相發明。若如留良所言。非中爲性眞爲性。是以堯舜之性亦囿於氣質而非本然之性也。其謬甚矣。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章

呂留良云此章正見得君子計功受食辭受取與之間處義至精非故爲大言以張吾道之勢也　又云

只緣聖人渾是一團天理觸磕著便有過化存神之妙所以賓師自處進退綽綽惟孟子可以無愧後世若伊川之於宋庶幾近之下此立人之朝而無官守言責鮮不負素餐之譏者吳康齋學力尚未到孟子地位妄欲自擬

伊川祇取辱耳

隱居躬耕自食其力者不素餐之小者也君子有功於人國而受其食不素餐之大者也南軒張氏曰飾小廉而妨大德徇末流而忘正義非君子之道也此言深得此章之旨留良乃云此章正見君子計功受食何所見之陋也至聖人渾是一團天理及過化存神之說則又渺若河漢茫無著落殊不可曉康齋踐履篤實刻苦勤

修。日孜孜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蓋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方之先儒。則尹和靖之流亞也。生於陸子之鄉。爲吳草廬族孫。獨能嚮慕正學。紹述程朱。爲學動靜交養。敬義夾持。一切元遠之言。絕口不談。可不謂聖人之徒乎。至其應召而出。見石亨當國橫肆。若將浼焉。三辭不許。乃稱病篤不起。出處之際。可謂較然不欺矣。顧允成云。先生樂道安貧。曠然自足。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下視塵世。曾不足過而覽焉。留良乃謂立朝無官守言責。便是素餐。而以康齋妄擬伊川。徒自取辱。其義何居。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章

呂留良云或言須擡高聖人方得惟與然後字意或言不可擡高聖人方得指引踐形意或言上句須說得輕下句說得重方見兩意都到其實皆未盡也上句形色輕天性重下句聖人重踐形輕合言之則兩意都到耳　又云人每補出聖人不過踐形耳以爲得引進衆人意不知先失語氣看惟字然後字一何

鄭重正要見踐形之難也

此章從形色上指點出天性欲人於視聽言動間切實用力與別章泛言天性之旨不同蓋有是形即有是性盡是性乃能踐是形有物有則即道即器形與性原脫離不開留良乃謂天性重形色輕是區形與性爲二也

大失孟子之旨矣。形爲衆人之所同。踐形則聖人之所獨。程子所謂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不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曰惟。曰然後可。擡高聖人。正以明形之不易踐也。留良乃謂聖人重。踐形輕。夫重聖人者。重聖人之踐形也。踐形輕。聖人又烏足重乎。又云人每補出雖聖人不過踐形。以爲得引進衆人意。不知先失語氣此亦非也。正惟聖人不過踐形。所以踐形非聖人不可。況天性不由形色之外。盡性之功。亦只在形色之中。非禮勿視聽言動。則己克而禮復矣。造到聖人地位。只是

動容周旋中禮而已矣。孟子之意。正謂一踐形而聖人之能事已畢。蓋以聖人作踐形樣子。非贊聖人也。留良剽竊先儒語。而不明其所以然。是以張口便多謬戾如此。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章

呂留良云戰國時縱橫名法督責富强之術皆爲逢迎人君好貨利淫欲武暴之心而造爲一種說數以爲道理當如此或遠托黃老或近祖桓文皆所謂以道殉人者未有後世講假道學而失眞名節一流故孟子所指亦不爲是也

殉者。相從不離之義。以道殉身。以身殉道。道與身皆不

相離。至以道殉人。則道與身離矣。尚安有所謂道哉。其以道言者。新安陳氏所云妾婦以順從爲道。故亦曰道是也。留艮謂其造爲一種說數。直從空中推衍出道字。已屬曲說。又牽引後世講道學而失名節之弊。其意不知何指。益與本意風馬牛矣。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章

呂留良云此章專爲二本者而發所謂一本者只是一箇親親凡仁民愛物都從親親分派出來自然有此劑量等殺耳其所以劑量有多寡等殺有厚薄者俱從親而生也只看服制圖世系譜則可曉矣　又云君子欲盡仁愛之量只在親親上加厚親益厚則放之仁愛益周此之謂務本道生　又云弗愛弗親

已說盡不可倒行逆施之理然但言仁民愛物而不指出親親如溯河源而不抵星海未足以盡一本之義此兩句雖是說三者各得其當然根本處只以親親為要兼愛之人總緣無本天下未有二本之人而不薄於其所親者　又云親親仁民愛物必如此剖別分明纔成得渾淪一件所謂仁也異端不知此理以平等普度無別擇為廣大不道正是其不仁處譬之人身自首至足官骸分位高卑淸濁迥然各用却只是一體然必如此分位各用乃所以為一體若倒屙出口猬舌置尻豈復成人哉異端究不能自平其首足官骸之等卽可以信其理之必無而說之不可行矣　又云儒者理一而分殊只是推得去異端二本而無分只是推不去兩句中兩而字正是說推得去也

集註程子曰。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

也按程子以序言楊氏以差等言則有輕重先後之分矣蒙引謂此章只是輕重之等既有輕重則先後亦在其中重者必在所先輕者必在所後但正意主於輕重之等此皆重在親親仁民愛物三者之差等未嘗專重親親一層也留良乃謂仁民愛物都從親親分派出來只在親親上加厚則放之仁愛益周所謂務本道生也殊不知聖賢立言各有指歸此章論施愛之差等與論語務本章意各別凡言本末有以始終言者有以分合言者以始終言者論語所謂行仁自孝弟始仁民愛物

由此而推是也。以分合言者。此章愛有差等。總根於所
性之仁是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理一也。由仁
而發之爲親親。爲仁民。爲愛物。厚薄親疎。各如其所應
得。此分之所以殊也。今以親親爲理一。仁民愛物爲分
殊。通乎不通乎。又謂君子欲盡仁愛。必於親親加厚。然
則不仁民愛物。親固可薄乎。欲盡仁民愛物之道。而後
加厚於親。可謂之能親其親者乎。至孟子闢夷之所謂
一本二本。乃謂人以父母爲本。與本末之說。絕不相干。
註引尹氏云。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此乃推明分殊

之原於理一。卽程子統而言之則皆仁之意謂凡此親愛之差等。皆仁中自有之條貫。非有人爲之私安排布置。故爲分別。故又曰無僞也。留良錯會註意。直以根於親親者爲一本。與異端之二本相對立論。何貿貿也。至剖別親親仁民愛物差等。譬人身首足官骸之分。乃勦襲龜山楊氏之論。然楊氏却說得細膩穩貼。非若呂留良之粗鄙穢雜也。

呂留良云只理一分殊四字自是天生如此非聖人强爲差排分別也但看世間持齋放生之人卽使孝敬親長已自降其親長與蟲豸同等不可以言孝敬矣然持齋放生則無不忤逆父母爭忮伯叔兄弟刻

薄宗族親戚者其立說顛倒勢所必然也只平平實實見得天地間上下流行與聖人明倫制禮那一件不是天理自然不明西銘說來必不能停當

持齋放生。雖非儒者之道。然聖人之於物。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何嘗不存愛惜之心。持齋放生。亦有何大罪。果其人愛親敬長。斯為善人矣。留良乃極其醜詆。謂即使愛親敬長。已降其親長如蟲豸。顛倒是非。一至此乎。又謂持齋放生之人。無不忤父母。薄宗親。此亦大謬。不然。持齋放生之人。固未必盡為孝子悌弟。然何至無不忤父母薄宗親。如留良言。將謂孝

子悌弟。當於貪饕暴殄輩求之耶。留良深文酷詆。不顧義理之安。往往如此。

孟子曰盡信書章

呂留良云孟子此章專爲不善讀書人害道說法一種拘文牽義支離於字句而反病大旨如近世蒙存淺達等講章是也其一種穿鑿破碎自以爲得古人不傳之奇而深害於道如郝敬之經解季本之私考近日黃石齋之易象正洞璣等經說是也此皆就文字生病即可以本文正之其害猶小至若陰主邪異之教而陽借聖賢語言文字以飾其說如致良知體認天理主靜知本慎獨體等宗派言皆聖賢之言而理非聖賢之理惑亂至此雖明眼難辨害道乃不可勝言矣然其詖淫邪遁作用總止在語言文字之粗跡上生狡獪而今之學者於聖賢之書亦止在語言文字之粗跡上作生活聞其說便似與聖賢之書無

異鮮不靡然信之而反不信正學者皆緣於義理無見而讀書但知有語言文字之粗跡也孟子所戒止爲盡字不好不是教人不信書盡者正指語言文字之粗跡雖經傳不能無文法之病讀書不於義理是非上斷之將語言文字之粗跡與聖賢指歸混淪不分輕重則必反因粗跡而疑及指歸如泥血流漂杵必疑武王之力篡不仁矣故必須見孟子此章指歸而不執語言文字之粗跡不然如陽明謂反之吾心而非雖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信也彼直是不信書耳遂爲無忌憚之言豈非不如無書一句粗跡誤事耶

又云孟子教人信書貴得其大意不要字句上去傳會且如咸邱蒙說北山之詩其始似拘然遂使天下以臣父爲可其終則賊故謂盡信則不如無耳今之後生小子輕於非詆先儒村學究便思著書翻案須知孟子究不會抹却血流漂杵句也

又云孟子正恐人不信書而言讀書當得其大義所在若徒求之辭句反以小者惑其大者矣程子改大學古本朱子辨詩序此能篤信書者也

又云於世務而講幹

旋者必小人也於學問而講斡旋者必小儒也如孟子云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一何光明磊落直截痛快今人每曲爲之說曰不盡信正所以盡信意若孟子此言有所太甚而必待我爲之斡旋者吾不識孟子何如人而待公等斡旋耶朱子之於禮斷然不信古本大學於詩斷然不信小序何嘗依違躡嚅於其間哉　又云孟子不盡信書必有深信處今試讀武成篇諸公且道孟子所取二三策安在

此章本旨全爲當時好戰嗜殺者發呂留良乃云專爲不善讀書人害道說法此一謬也立說翻案詆議先儒固屬無知妄作然非此章正意呂留良乃謂不得孟子此章指歸直以古書爲不足信則不如無書一言爲誤事一似孟子立言不能無弊者此二謬也程朱考定大學

以古本文有錯簡耳。朱子疑大小序非子夏之書。然作詩註多採其說。留良乃謂程子斷然不信大學古本。朱子斷然不信詩序。又云不信正所以篤信。此三謬也。孟子此章全爲血流漂杵一句而發。所謂不可信者此也。而留良謂孟子究不曾抹却血流漂杵句。此四謬也。取二三策。謂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程子已說得確鑿。留良故生疑陣。一似孟子別有微旨。欲人尋求者。此五謬也。留良講書。除剽竊勦襲外。其杜撰者。大抵只在語言字句間。取巧以惑後學。所謂穿鑿破碎。自以爲

得古人不傳之秘。而深害於道者。正留良之謂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章

呂留良云此章專就聞風興起處指出清和之聖將來鼓舞天下人自古未有以聖人目夷惠者有之自孟子始當楊墨鄉愿陷溺頹靡非得一番振興不足以救之惟夷惠行高迹著以之廉頑立懦寬鄙敦薄效速而及廣故專舉以立之表是孟子千古特識此章之微旨在此但有揚而無抑故不但與養氣大成二章之論不同并與隘不恭章專論夷惠者亦別看朱子答問兩條正發明所以不及孔子之故非於此章補足願學意也隘與不恭章言外有願學意此章並無言外百世之師正極力推崇以鼓舞人興起然則孔子非與起百世者乎看孟子凡說聞風但及夷惠而不及伊尹孔子伊尹有事功不用風孔子道大不可以風言也聞孔子而興起者止有一孟子後只有程朱耳豈可望之人人乎惟夷惠以高行偏勝至

聖人故有風風便易動人春之和秋之清皆風也故變化萬物最速四時元氣流行豈得以風當之哉故

此章言外無孔子

夷惠志潔行高足以矯厲末俗其流風餘韻猶能振興百世故孟子以此針砭世人至孔子之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又不在聞風興起上論也雲峯胡氏曰四時之風莫和於春莫清於秋物無有不動者然在物猶有迹也仲尼元氣也渾然無迹矣此說最得此章風字之義呂留良剽竊胡氏之意既云孔子不可以風言乃又謂聞孔子而興起者止有一孟子後只有程朱欲尊孔子反

說得狹隘。此皆率口妄出之談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章

呂留良云或謂青天白日奴隸知其清明孟子此言終是激論此其說尤與於小人之甚者也吾試以後事論之自漢以來道莫盛於考亭而考亭至今不理於口矣自宋以下禍莫烈於新建而新建至今理於口矣且如論朋黨東漢之世以李膺范滂爲是其得更理於曹節王甫之口乎如論儒釋吾以儒爲是其得復理於釋者之口乎人惟以理於口爲純粹中正於是於門戶始有調停兩是之說於學問始有異同合一之說此非小人之尤者乎故吾直斷以爲世之爲聖人者斷斷乎未有或理於口者也然斯言亦且攖衆咲矣

孟子所以告貉稽者勉其爲士。非喜其不理於口也若

不論德之修不修。而但以取訕於衆口爲尙。則世有得罪於名敎而萬口唾罵者。反得俊然自附於士乎。至於靑天白日。奴隸知其淸明。自是人心好善惡惡之公。世有聖人。固未嘗求理於口。然以爲爲聖人者。斷斷乎未有或理於口。則亦怪誕之論。而大拂乎公是公非之人性矣。留良之爲此言。葢自知其罪大惡極。不容於天下後世之淸議。而故肆爲不經之論以愚世也。

齊饑陳臻曰章

呂留良云。陳臻亦疑不可。其不可從利害來。孟子自有其不可。此不可從是非出。是即喻利喻義之辨。亦

卽爲己爲人之分今人纔開口纔舉足便只有一箇成敗利鈍橫於胸中如何得人品事功耶　又云梟之與士判然不可爲伍者也陳臻之心與孟子之腹亦判然不可爲伍者也須用對照互刺之法神理始躍然

陳臻之疑不可。何以知其從利害起見。且指之爲餉利。斥之爲爲人。劈空誣詆。毋亦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耶。孟子以馮婦爲喻。冀望孟子復爲發棠之齊人。悅馮婦之衆也。疑不可復之陳臻。笑馮婦之士也。留良乃謂陳臻與孟子之心。判然不可爲伍。比照衆之與士。判然不可爲伍。尤爲謬妄。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章

呂留良云從來異氏有箝椎棒喝之法勸誘籠絡之術而吾儒無有所以智愚強弱之民盡爲彼所收而反以儒爲淡泊也然爲所箝椎棒喝勸誘籠絡之民而使其一有悔心則未有不反而以吾之淡泊爲有味者何則人之本心不可泯沒而先王之法又皆待以至誠故惟在受之者有其人耳

逃墨歸楊逃楊歸儒亦言其誤入於異端者其反正之機如是耳非謂吾儒之徒必先從二氏而後來歸也孟子所云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甚言二氏之邪說足以簧鼓天下然吾儒之大中至正二氏卒不能勝所以爲儒者決不歸楊墨而爲楊墨者或逃楊墨而歸儒正

見人之本心不容泯沒處若謂智愚強弱之民盡爲役所收必待其悔心之萌至於窮而無所復入而始知反正則歸儒僅爲無聊之極思而不足爲去邪從正之新機矣且箝椎棒喝之法與楊墨何涉而混行牽扯乎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章

呂留良云無受之實有氣上事有理上事孟子所發明直指理耳氣之無受不可充也充之則必至於盜賊叛亂豈無穿窬之心之所推乎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實字集註以爲中心必有慙忿而不肯受之之實即輔慶源所謂羞惡之實心也語類

又云。看來實字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必反之於身。而去其無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按此二條。意實相通。惟不容隱忍。故須返求。語類云云。正補足集註之意也。呂留良云。無受之實。有氣上事。有理上事。夫所謂氣之無受者。如後世遊俠之徒。動以睚眦殺人。不但不知返求。并未嘗有羞愧之心。此只是無受爾汝。非無受爾汝之實也。留良於實字之義。全未體會。是以徒費氣力分疏。而其旨終欠明晰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章

呂留良云此命字指氣數之命言若以漸近自然爲解乃至命非俟命矣

註云吉凶禍福。有所不計。則命字指氣數言無疑矣、漸近自然。乃補足所以復其性意。祇是申明反之二字。盡性則至命。字義又後一層若即以此爲至命功夫。又是節外生枝也。